

醒名花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醒名花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韓俊英

《醒名花》，十六回，作者佚名。原題「墨憨齋新編」。墨憨齋，為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的別號。馮夢龍曾編纂刊行小說、戲曲多種，影響甚大。他在甲申事變後，為抗清奔走呼號，輾轉浙閩間，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憂憤而死。此書開卷即云：「這事在明末年間，四川省雙流縣，有一位舊任錦衣衛指揮使……」是清人口氣。所謂「墨憨齋新編」，顯係假托名人，以免售其書。

《醒名花》叙才子湛國瑛與佳人梅杏娘以詩相傾慕，中經許多波折，終成眷屬。此外又得六妾，五位是尼姑。書中叙及另一小說《玉樓春》，情節亦有雷同，如才子俱得道士所贈錦囊偈語，危難之際，解之即能脫險；羈身佛庵，為尼姑糾纏，經人搭救，方得解脫；後得道士相助，平寇立功，得授高官，終以辭官歸里，與妻妾共享田園山水之樂。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引《玉樓春》，未引此書。又，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相當清乾隆四十九年）秋水園主人所著《小說字彙》，已徵此書。據以上兩點可斷，《醒名花》當作成於雍正、乾隆間。所以，它與清初才子佳人小說，雖云同倫，而題旨、意趣則已有所變異。

此書傳本極少，今僅存兩部：一為美國哈佛大學所藏原齊如山藏本，封題「墨憨齋主人新編醒名花」；有序，末署「墨憨齋主人漫識」；有圖四頁，正文中間缺數頁。一為大連圖書館藏本，扉頁、回目頁序、圖均佚，第一回卷端題「墨憨齋新編繡像醒名花」，無缺頁，惟第二回第五、第八兩

頁板心頁碼誤刻，上下文不相銜接，此兩頁應對調編排。兩本均為寫刻本，但回目稍有差異。

板心原高一九三毫米，寬一〇三毫米。

龍齋新編備像醒名花

第一回

吉士懷春題紫燕

侍姬游戲學紅娘

有○意○多○緣○豈○盡○必○朱○繩○牽○接○祇○看○那○賈○氏○才○
高○標○公○情○熱○司○馬○臨○印○琴○媚○也○少○君○何○用○傷○
離○別○止○堪○憐○劉○阮○識○天○台○情○怡○悅○有○一○種○
思○慮○切○有○一○等○腸○如○結○恨○鴻○魚○不○見○痴○魂○不○
絕○君○瑞○長○亭○驚○夢○十○朋○江○上○啼○紅○血○這○其○間○

苦盡成甜未宜分說

右調滿江紅

這首詞單道自古佳人才子得以萍踪會合訂好百年莫非天緣所定然天緣最是奇幻在庸夫俗女分中看其會合極是容易極是平常獨在佳人才子分中看其會合偏多磨折偏多苦惱又必生出許多驚嚇艱難再不得個順利上手當其未能會合之時常恨天之厚于庸夫俗女而薄我佳人才子及到會合

的時節憑他繡戶佳人獨有蓬屋的才子受用滑着
 憑他千金美女獨有赤貧的才子湊合得去憑他父
 母兄弟立意不肯配這落魄才子獨有天公見憐偏
 要從空中撮合立意配這落魄才子而後知天之待
 庸夫俗女者斷不以待才子佳人所以待才子佳
 人者斷不以待庸夫俗女平常無味者也所以才子
 往人自負寧可一世無妻再不屑輕與俗女作配佳
 人往人自負寧可一世不嫁再不與庸夫為耦只看
 淫名色

庸夫俗女之會合○不過藉以生男育女○孽障○
伴苦海○惟才子佳人之會合○不是意氣相投○定是文
才相慕○非但貪被底之權○常自清超塵之樂○故在下
世○常自對天禱告○願我來世○修做○才子○不願做
才子○富庸人○願來世○吃○些○苦惱○受○用○一○個○絕○世○佳○人○不
願媒妁○盤門○說合○我做○个○西○舍○郎○的○女○僂○這是我有
激之談○亦因披閱古來會合之事○其間奇情艷事○即
必盡全一轍○然或以異香之馥○而得佳偶○或以綺

身之媚而獲成双。此時天緣巧合。絕不費恁周折。至
于天台再往。空有苑花。玉洞歸來。忽更滄海。此皆姻
緣。交幻枉。不可測度。儘有事出無心的。到請了百
歲。未陳。孰強苦求的。反做了兩家水火。也有始難終
易。就有始易終難。總然婚姻離合之間。憑你絕世聰
明人。那个不入他的圈套。或認了真。有時真裡邊却
弄出假來。認了假。有假裡邊却藏着真。還有錯內成
就。先中覓活。這都是老天公愛惜。那些佳人才子。不

捨得平○常○便做一對夫妻○必定要顛之倒之○哭
 哭○笑○樂○一番○苦○一番○風流○一番○相思○一番○孫○另○一
 番○然○凌○佩○送○漢○舉○殊○迴○合○浦○到○手○時○節○相○憐○相○惜○若
 驚○若○疑○比○之○庸○夫○俗○女○的○夫○婦○另○有○一○種○賞○心○快○意
 的○去○處○惟○天○下○佳○人○才○子○德○理○會○詩○其○中○滋○味○惟○天
 下○佳○人○才○子○方○湊○合○詩○其○中○天○款○心○惟○天○下○佳○人○才
 子○德○播○寫○詩○出○其○中○爰○幻○之○妙○所○以○其○事○必○奇○其○亦
 必○傳○也○如○今○且○演○說○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這

事在明末年間、四川成都府、浚縣縣中、有一个舊任
錦衣衛揮使、姓湛、諱元亮、號悅江、夫人張氏、生下男
女各一双、長子國瑛、次子國琳、長女慧姑、次女淑姑、
男女俱聰明奇俊、國瑛字璧玉、在兄妹之中、更為出
類拔萃、自七歲上學、攻書、便能過目成誦、至十三四
歲之時、吟詩作賦、品竹調笙、無所不妙、九流三教之
說、無所不曉、三略六韜之義、鎗棒器械之類、亦無所
不能、十五歲進學、十六歲上悅江、即聘定陸願言之

女為妻、陸公現任廣東潮州別駕、不意那小姐患病、而止、湛悅江又無意功名、林泉肆志、奈居官之日、清廉自好、所以宦囊蕭然、家中甚覺艱難、因此上同了夫人子女、遷到柏秀村居住、那村離城數里、山明水秀、父子開館設教、訓幾個學生、度日、此時翠玉年已二十一歲、尚無力續娶、慧姑年已十七、嫁與本地陶樸中、我个父老、并舊日在城相契的朋友、沿村尋花、

一樽酒在野外空濶去處席地暢飲酒至
半酣。翠王詩興勃發。正見紫燕一雙翔舞而來。即以
此題吟一絕云。

何勞紫燕語呢喃。
若肯寄人憔悴意。

雙井妍花媚柳間。
繡簾深處帶泥傳。

吟罷遂取筆硯。寫在花箋之上。衆友各之和韻。翠王
此時觸景生悲。不過謂自己老大之年。尚無佳偶。欲
托飛燕。把此情味。傳于閨閣深處。其間或遇姻緣。可

以永締百年。未可知。真所謂無聊之極思也。看
日已西斜。客皆散去。惟望王遊興不盡。一路走回家
來。吟上語。把紫燕詩吟不絕口。吟罷不覺長嘆。信
步走過一條小橋。下有一所庄院。門前垂柳爭芳。
一帶粉牆。環着綠水。斑竹門兒。太湖石簷出牆外。望
王立定脚頭。覷之不已。復上橋高眺。見牆內院落。齊
整。暗稱羨道。不知誰家宅第。如此華麗。一頭又把
詩吟起來。忽听得呀的一声。門響。門內閃出一個青

不女童向外張望。見了湛生。便欲開門。湛生慌忙上
前一步。向那青衣女童深一揖道。請問小娘子。此
間是誰家宅第。女童便帶笑的答道。相公。你問怎的。
我們這个所在。便是本縣城中梅府別院。家老爺在
日。為本朝都御史之職。今已十過湛生道。莫不就是
號如玉諱瓊的毒老先生。那青衣道。便是。又欲掩
門進去。湛生含笑道。如此說來。你家老爺在日。與我
家老爺原是通家世誼。小生喚做湛翠玉。那時我年

紀尚幼○你家老爺朝夕到我家來的○未得進隨拜識○
今已仙逝也○還是通家子姪○不知此處可是老夫人
所居○還是甚人在內○女童道○此間並無別人居住○只
有本宅小姐○性愛幽靜○獨居在此○湛生道○你家小姐
我還算通家姊妹○請問與甚名字○年已几何○曾遣人
召女童道○相公雖是通家○說話太覺煩絮○這間小姐
同在園中看花○奴家出來說話已久○此時將欲進去○
倘候小姐呼喚也○湛生便近前扯住了腰間汗巾說○